

上海人的文化基因里有“清爽”两字。上海人讲究清爽,这是刻在骨子里的,所谓“清爽爽没老坑”,是上海人对人、对事的赞词。

## 上海人的清爽

羊郎

在世俗弄堂里浸淫过的上海人,晓得人的头势要清爽。戏话讲,噱头,噱头,噱在头上。有苗头,有卖相,叫作花头势浓。过去上海人家经济条件差,为了在外面有点腔调,只能在头势上做点小花头。不管是三七开还是五五开,或者一面倒,顶顶要紧是不能看上去污糟糟,汰头汰清爽,头发梳整齐,才会纹丝不乱,需要时再上点发蜡定型,就能体面出客去了。那时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化妆品,乖巧的上海女人却有自家浸泡的刨花水,用木梳蘸一点,在头上梳弄一番,即刻头上清香怡人。

上海人讲究穿衣打扮,但是短缺经济的年代,男男女女身上的衣着千篇一律,非灰即蓝,上海人戏谑此谓“灰色的群山,蓝色的大海”。然而上海人讲究的“行头”清爽,主要指的是简单而不简陋,得体自在。记得我的老外公健在时洗衣服是除“污”必争,他说衣裳旧点不要紧,但是汰勿清爽晾在天井里,弄堂里要被邻居隔壁看不起的。旧衣裳汰得发白了,主人也有面子,这个面子就是“清爽”。上海人重视出客去的穿着,所谓翻“行头”也是有讲究的。清爽不仅是干净,还包括颜色的搭配,不能污勿三白勿四,要看上去三青四绿。春晚上受到广泛赞誉的舞蹈《只此青绿》的颜色格调契合了上海人的审美情趣。此外,在上海人看来“行头”和出行目的、所用的交通工具要搭调,否则眼睛里看上去也是一种不清爽。

上海人的屋里向要清爽。过去弄堂里七十二家房客的时代,印象最深的是家家户床上都有一块床沿布。因为多数人家住房拮据,邻居串门不少人坐在床沿上,床单不可能常常换洗,于是就有了床沿布,那块待客落座的床沿布必须是干净的。现在物质条件好了,但是

屋里的东西也不是越多越好,上海人要是整洁简约。该有的都有,可有可无的则省略;或使用方便该放在外面的放在外面,而可以收纳起来的一概收纳起来。东西少了,视野里就清了,视野里清了,心里就爽了。

和人打交道,言谈很重要。上海人要求“嘴巴清爽点”。基本要求是言谈中“切口”、冒犯人的脏话、粗话要避免。要求高一点还有口头语“话搭头”要少一点。过去经常听到的口头语是“这个、这个——”“就是讲,就是讲——”,现在经常听到的是“然后,然后——”。这些话搭头在言谈中多了,听者从耳朵里到心里都觉得不爽了。还有,与人交谈难免会有家长里短,底线是不搬弄是非,即使说人短,也是点到为止。当然言语简洁、表述清楚是上海人特别推崇的,一句闲话可以讲清的,不讲两句,否则就变成啰里啰唆的“饭泡粥”。

上海人常讲手头要清爽。不贪小便宜,不揩公家油。过去大家经济条件脚碰脚。在公用灶披间里,家家户户的油盐酱醋都不上锁的,邻里之间应急先挪用的,事后一定会打招呼,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。暗戳戳偷电、偷水的一定被人看不起。

上海是一个讲信用的社会,讲究做事情手势要清爽,经得起明里暗里的考验。商店里的买卖讲究公平,童叟无欺。过去用秤杆,总当着顾客的面,秤杆端平,倘若秤杆“先”一点,是让顾客开心的。那些切东西一刀准,报价一口清的营业员更是备受上海人称赞。手势清爽的上海人讲究的是“生活做得软款软”,不要让人“揩屁股”,说到事一定做到。现在有些装修、搬家的活,事先一个价、半途再加价的事情绝对被上海人嗤之以鼻。

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,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,无论是新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,都是上海这方土地上的上海人,都要延续上海的优秀文化,涵养好上海这一方净土,都要做一个清清爽爽、干干净净的上海人。

镇江云台山麓,有一条古街——西津古渡,穿越千年,唐代码头、宋代街道、元代石塔、明代酒肆、清代救生会、近代英国领事馆……这条古街就是一座博物馆。端午前,乘高铁从上海出发,赶往镇江。

两小时不到,我就站在了西津古渡口,甚觉古风扑面。宋熙宁元年春,王安石应召赴京,就是从西津渡乘船北上,泊瓜洲时,即景写下《泊瓜洲》:“京口瓜洲一水间,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一个“绿”字,成就了诗人,中国诗歌史也春意盎然。

沿街随意东行上坡,可见昭关石塔,该塔建于元代,是一座过街石塔,上刻佛八宝,这是我国江南唯一一座喇嘛塔式过街石塔。继续前行,就是唐代金陵渡。诗人张祜吟诵了千古绝唱《题金陵渡》:“金陵津渡小山楼,一宿行人自可愁。潮落夜江斜月里,两三星火是瓜洲。”过了金陵渡,就是待渡亭,为当时二十四景之一,是元明清时期的过江码头。有样一句话: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下扬州。”当时古西津渡街是人们去金山、扬州的必经之路。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曾在此登船访游。

镇江,古时亦称润州。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枕山濒江,东、西、南三面山峰起伏,北面大江如练,自古以来是长江下游的重要商埠和兵家必争之地。宋时以气概之雄、形势之险,足以控制大江南北镇守江防而得名“镇江”。西津古渡,随山而建,空气清新,古琴悠悠之音扣人心弦,脚下的青石板路上,一道道车辙的痕迹清晰可见,仿佛时光倒回,一下子把我带到从前。想当年,这里车水马龙,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古街两旁的房屋建筑多为明清时期的遗迹,房屋是砖木结构,窗栏飞檐雕花,错落有致的两层小楼翘阁飞檐,向我们展示着“千年古渡、千年老街”的沧桑。沿坡而建的几道石门古色古香,门楣上历代名人的题字清晰可见。西津渡在三国时期称为“蒜山渡”,唐代为“金陵渡”,直到宋代以后才称为“西津渡”,这里原先紧临长江,滚滚江水从脚下流过,清代以后,江岸逐渐北移,才是今天的西津渡。镇江山水相依,海拔不高的北固山,成就了辛弃疾。北固山上北固楼,始建于东晋咸康年间,与黄鹤楼、岳阳楼齐名,史称“长江三大名楼”。南朝梁武帝萧衍登临北固楼,挥毫题写了“天下第一江山”。伫立楼台,凭栏北眺,天朗气清之日,还能看到对岸扬州城的平山堂。只要登上北固楼,就是身在江东最高处了,江天一色,沙渚层叠,绿树掩映,村舍依稀。辛弃疾登山,感慨万千,一生的追求,一身的才情,凝聚

成“北固双壁”: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和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。前者写于嘉泰四年(1204年),此时辛弃疾以65岁高龄出知镇江府,不啻是他实现北上抗金、统一祖国之梦的最后机会。对他而言,长江就如同一道“生命的界河”,把他的人生一劈两半。当年拼死渡江,不是为了打回江北,光复故国么?然而,40多年过去了,深爱的故土依旧深陷异邦。“何处望神州?满眼风光北固楼。”北固楼,在他的眼中,诗中乃至心中,已幻化为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符号。

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也是脍炙人口。孙权、刘裕……想起这些历史人物,辛弃疾不禁顾影自叹:“四十三年,望中犹记,烽火扬州路。”当年那个破浪而来的英武青年,如今已是白发老者,那时的“烽火扬州路”,依然历历在目,令人思绪万千,激起词人长啸。两阙名词,终令北固山成为一座名山。

星光不问赶路人,时光不负有心人。镇江的文化史迹一次看不完,《昭明文选》诞生于此,回家后要认真再读,否则有愧先贤的圣明。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,后来发现不了解人生,是读不懂书的。

星光不问赶路人,时光不负有心人。镇江的文化史迹一次看不完,《昭明文选》诞生于此,回家后要认真再读,否则有愧先贤的圣明。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,后来发现不了解人生,是读不懂书的。

星光不问赶路人,时光不负有心人。镇江的文化史迹一次看不完,《昭明文选》诞生于此,回家后要认真再读,否则有愧先贤的圣明。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,后来发现不了解人生,是读不懂书的。

星光不问赶路人,时光不负有心人。镇江的文化史迹一次看不完,《昭明文选》诞生于此,回家后要认真再读,否则有愧先贤的圣明。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,后来发现不了解人生,是读不懂书的。

星光不问赶路人,时光不负有心人。镇江的文化史迹一次看不完,《昭明文选》诞生于此,回家后要认真再读,否则有愧先贤的圣明。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,后来发现不了解人生,是读不懂书的。

星光不问赶路人,时光不负有心人。镇江的文化史迹一次看不完,《昭明文选》诞生于此,回家后要认真再读,否则有愧先贤的圣明。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,后来发现不了解人生,是读不懂书的。



花开绰约向阳时 (中国画) 张吉

历代以“二湘”为题材的诗文很多,李白曾吟“日落长沙秋色远,不知何处吊湘君”;杜甫在五律《祠南夕望》中亦有“山鬼迷春竹,湘娥倚暮花。湖南清绝地,万古一长嗟”的慨叹。“山鬼”对“湘娥”,词翰极工,同系《九歌》中的篇什。至于“二湘”题材的绘画,代有佳构,我印象较深的,除文徵明的《湘君湘夫人图》外,再便是傅抱石于金刚坡完成的一系列“九歌诗意图”了。然本文的立意不论在画,也不在评诗,而是着眼于题材的起始,特别是《九歌》的第三、四篇《湘君》和《湘夫人》。

## 读《九歌》,思沅湘

喻军

是夫妻还是恋人,未作定论。还有“天帝之二女说”“湘君为湘水神,湘夫人为二妃说”“湘君湘夫人为湘水神的夫人说”等。还有一种说法,认为湘水女神既可称“湘君”,又可称“湘夫人”,因为《九歌》原系楚国民间流传的一组祭祀神祇的乐歌,而祭祀通常只祭一神,故湘君、湘夫人实为一神。

总括而言,在屈原的时代,湘君与湘夫人、舜与二妃尚未形成固定的指称关系,他(她)们之间各有传说,并不构成完整的人物逻辑链条。其林林总总的说法,自然增加了考辨的难度。一些历史上知名的文史、经学或考据学家,如司马迁、刘向、郑玄、张华、朱熹、戴震、赵翼、顾炎武及近人郭沫若、闻一多等,都曾介入其中。

那就考辨归考辨、审美归审美吧。每每读到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,我总视之为两篇精美的散文。联想到《诗经》中“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,溯洄从之,道阻且长;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央”的名句,更能体味洞庭凌波、湘水湘夫人间那份怨慕惆怅的情愫。我斗胆认为:如果他们之间不是爱侣关系,而是其他任何关系,从文学角度上讲都会逊色三分。正因为,我才倾向于清初王夫之“湘君、湘夫人系配偶神”(《楚辞通释》)的看法。屈原将神话自然和沅湘景观加以综合,乃初民自然崇拜心理的折射,而把帝舜、妃子娥皇、女英化身成为湘水男女二神,亦属斑斓瑰奇的诗境营造。从两篇文字的内容看,似为二人相约却不知何故未能相见。《湘君》篇写湘君仪容美好,乘桂舟赶

来等候湘夫人。他让沅湘之水不要生起波浪,使之平缓地流淌,好让湘夫人顺利地践约。再乘舟取道洞庭、横渡大江寻找湘夫人,可望眼欲穿,却始终不见湘夫人的身影。最后失落地把玉块投入江中,把玉佩留在江滨,孤寂而惆怅地踽踽而行。《湘夫人》篇写湘夫人同样思念湘君,她在洞庭北岸小洲的白蘋中,痴寻湘君的身影而无果。早晨纵马驰奔江岸,傍晚渡过西水之滨,心想一旦听见爱人的召唤便与之结伴高飞。还对双方的见面展开一系列斑斓的想象:要在水中筑起爱巢,用荷叶做屋顶;以菰草装饰、紫贝铺地、桂木为栋、兰木做椽、白玉压睡席、石兰为床前屏风等,可最终还是未能与湘君相会。于是湘夫人把衣袂弃于江中,把襟衣遗于醴浦,再去芳洲之上采摘香草杜若,打算到下次相见时再献给意中人。

通篇所述,虽为古来恨事,却显得明丽动人,意切情真。结句为“时不可兮骤得,聊逍遥兮容与”,即时光是多么易逝啊!我只能自遣忧伤。不难发现,两篇文字无论在结构、内容、句式和文辞表达上皆有相似之处。其一咏三叹、悱恻缠绵的风格,充分表达了爱情中的分离之苦和浪漫之情。既属儿女之情的咏叹,又远非“儿女之情”四字可涵盖。因为文字的造境,使人不能不联想到当时的屈原正被楚王流放于沅湘一带,其耿耿寸衷的国事寄望,与湘君的那份怅然若失产生叠加效应。虽不能简单地画等号,然对于作者的情绪,最为直接和可能的表述方式,定会在作品中留有蛛丝马迹。所谓“闻佳人兮召予,将腾驾兮偕逝”(《湘君》)与“荒忽兮远望,观流水兮潺湲”(《湘夫人》),是否隐约可见屈原理想不能实现而悲鸣自况的影子呢?以为不能排除。



龙行天下 (篆刻) 曹醒谷

## 春景

邓名

梨白桃红兰托腮, 碧玉曲柳送波来。 春风掀起清民意, 新雨洗淋嫩蕊开。

晨雾挥毫书峰影, 暮云泼墨点峰苔。 一年之计滋熙起, 万水千山福泽裁。



编者按:端午节是已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佳节,凝聚的是民族情怀。过端午节,以虔诚心意,寻找那份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
“五色新丝缠角粽,金盘送,生绡画扇叠双风。”当空气中蔓延着艾叶的香气时,我知道端午快到了。艾叶与粽子是此季最撩人情思的词语。人们的情感与思绪交融,每一个细节都被渲染上了浓厚的节日色彩。

端午节已经沿袭了两千多年,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,千百年来我们始终记得那位伟大的诗人和永恒的诗魂。端午节,有些地方还纪念东汉孝女曹娥和直言进谏的伍子胥。缅怀这些先人,都是将“忠”“孝”继承了下来。忠和孝,凝聚的是民族情怀,倡导的是爱国热情。

越谚有云:不看《白蛇传》,算不上过端午。老底子的绍兴,端午节龙舟竞渡,也可以说是娱乐节,剧场戏院里会轮番上演《白蛇传·盗仙草》。越剧、绍兴大班都会上演,想来是因为《白蛇传》里讲的就是端午节时,白娘子为了许仙喝雄黄酒现原形吓昏许仙,然后去“盗仙草”。白娘子深情款款,《盗仙草》这折表现的不仅是白娘子的唱功,更展示了白娘子的武功。白娘子和鹤童、鹿童打斗,下腰口衔灵芝,如果功夫精湛的,还会做完下腰再高空翻下,这时戏迷会纷纷喝彩。对于小朋友来说,即使听不懂“咿呀呀呀”的唱词,不懂“为羡红尘

从细微处品味美好

王丽娜

下山岗,西湖花烛嫁许郎”,但看到戏中翻跟斗总是会提起兴趣,口中还会数“一个跟斗,两个跟斗”。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,看翻跟斗、挑花枪的兴趣是大于小生花旦你依我依感情戏的。端午,是很平民化的。

传统节日总有人文符号。当时的人们将粽子投入江中,某种意义上是仪式。用最朴素的祭祀,感受文化的脉动。投之以虔诚心意,寻找的是那份归属感和认同感。端午,我们自己动手包粽子、做香囊。几片粽叶,包裹着糯米和各种馅料。小脚粽、三角粽,不同地域的人有着自己的偏好。包好的粽子挂上丝线,放进锅中慢慢煮,渐渐锅中水汽腾腾,粽叶的清香逐渐弥漫开来,这份端午味道承载着对传统的传承。现在,我还会让读小学的女儿尝试包粽子,小朋友从一开始老是漏米到成为迷你粽小达人,已经叫嚷每年端午都要展示自己包迷你粽的本事。

粽子糯、艾草香、黄鳝肥,端午有着烟火香气,正是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内容,让端午不只是《史记》中的故事,更是亲身的体会,人们寄托情感,享受乐趣,体悟人生的美好。

我忘不了那曾经端坐在旷野上的端午节,每一想起,白茫茫的露水就打在了心尖上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过端午节 责编:沈琦华